

梦回老家（组诗）

张芳学

上海，上海

上海，人海
行路难，行车更难
钢构 地铁 磁悬浮
难以改变发展之路上的堵
这里是富人的天堂
穷人仰慕的地方

上海，商海
各种货币像黄浦江一样流淌
各种暗流也在汹涌澎湃
现代文明汇聚的城市
灯红酒绿处
总有说不完的豪情壮志

上海，魔都
光怪陆离的不夜城
我小小的眼睛
总看不透人们贪婪的心

上海，伤害
那段耻辱的历史
永记国人的心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这是哪位狼子野心的说过的话
吃来人家的饭
还有砸人家的锅

租借，租界
是谁有那么大的权利
把黄金般的土地
拱手让给人家使用却不得干涉

上海，信念之城
虔诚的人啊
在城隍庙祈祷
之后
昏睡百年的雄狮终于觉醒
这里没开完的会议
在南湖的游船继续
那一系列的纲领
就是发自内心的怒吼
让列强心惊胆颤
而四行仓库里的英雄
也用信念写下胜利的誓言
头可断，血可流
驱赶日寇誓死不回头

上海，无数华夏的英雄
用生命铸造的璀璨明珠
沿着改革开放的东风
屹立成为全球仰慕的地方
政治 科技 文化 金融
把中国的地位
一步步引上世界之巅
是谁站在外滩吟哦——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梦回老家

在老家的院子里
围着父母拉着家常话
他们满头的白发
像一面旗帜随风飘扬
深深的皱纹
那是岁月的犁铧
绘就的诗行
细细地品读
读得我眼泪汪汪
而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
恰似一朵盛开的花朵
徜徉在阳光里
知足而常乐

梦中的情境
总是那么亲切
陪伴他们慢慢老去——
一种难得的幸福
却让人牵肠挂肚

立秋

站在夏与秋交界处
酷热的风啊
吹得我大汗淋漓
鸣蝉也一个劲儿地呻吟——
热啊~热啊~

望着蔚蓝的太空
没有一丝的云彩
北方出生的人啊
怎能享受得了南方的热情

今日立秋了
心底的热浪
似乎一下子漂远
树绿绿，草青青
湖面上的一缕清芬
吹开了莲花灿烂的笑容

落在额头上的雨

撑一把伞
在雨中行走
有一滴调皮的雨
逃过伞的遮挡
落到我的额头上
我没有着急擦拭
慢慢地感受着
一滴雨的青昧
雨珠轻轻地下滑
恰似一丝柔情蜜意
里面蕴藏着
欲说还休的心动

蓦然间，那一滴雨
流进了我的眼睛

我看到周围的一切事物
多么和谐
多么美好

走进峡谷

沿着一条溪流
走进了峡谷
路旁的野花
开得很妩媚
山坡上的树林里
传来清脆的鸟鸣
我真想大声喊
话到嘴边
却怕惊扰草丛里的山雉野兔

山路弯弯
一群羊悠闲地吃草
享受着属于它们的慢生活
山风习习
把我佝偻的身体
吹直了一些
抬头望了望前方
一条水泥路
通向祥和的村庄

仰卧山坡

太阳暖暖地晒着
山风轻轻地吹着
仰卧在山坡上
多么惬意啊

身体里多余的杂念
随风飘散
我似乎变成了一只雄鹰
盘旋上升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江山

安详地闭上眼睛
灵魂深处清脆地鸟鸣
恰似久违的禅语
让心胸豁然开朗

家乡的月亮

月圆了又缺了
缺了又圆了
我在月亮的陪伴下
已步入天命之年

趁着月光行走
脚下的小路上
留下一串串回忆
回忆中盛满了亲切的怀念

望着那轮熟悉的月亮
禁不住热泪连连
家乡依旧

而有些亲人去了何方

月之独白

在遥远的太空
注视着
蓝色星球上变迁

一缕清晖
照亮
游子的归途

亿万年
亘古不变
见证着沧海桑田

丝丝缕缕的光
是谁的柔情
剪不断，理还乱

时而露出笑脸
抑或躲进云层
在太空里就是这么任性

沿着自己的轨迹前行
心底只有一个信念
那就是永恒

路边柳

柳枝婆娑
不管有没有行人
总是撑开树盖
遮雨也遮阳

树如今已老
而心依旧
盘虬卧龙的枝干
还能撑起一片荫凉

路上散步的人
也满头白发
斜阳把他的影子
越来越长

在柳树下行走
禁不住顾影自怜
曾经的八千里路云和月
最终化成了脚下土

回家

土头土脸地回家
门口站着我的爸妈
期盼的眼神里
满是沧桑和牵挂

望着父母满头白发
还在土地里滚爬

回到熟悉又陌生的家
总有许多想说却说不出的话

儿时的情景是一幅幅画
五味杂陈，不知如何表达
眼眶里噙满热泪
强颜欢笑算作最好的回答

梅花泪

迎着寒风
灿烂地绽放
冷冷地清香
有谁垂怜

多少赏梅人
梅花笑脸相迎
有多少才子
留下动人的情诗

花谢花飞花满天
却唤不醒一个痴情的灵魂
花瓣上的残泪
吟唱成了寸断肝肠

夏夜月

害羞地，拿一片白云
轻轻地遮住
半个脸庞
用充满柔情的眸子
偷窥
村庄里犬吠声中的秘密
一不小心
却听到了谁的呓语
静谧的夜幕下
漂浮着
一颗不安分的心

雨中

雨还在下，被雨冲刷后的世界
别有洞天，请看——
一朵朵移动的伞花
一道道美丽的风景

淅淅沥沥的音符
大自然最美的天籁
一片片树叶上
都噙满喜悦的泪花

虽缺少了人来车往
但雨中的勃勃生机
让一颗尘封已久的心
瞬间觉醒——

感慨老同学的堕落

邹少男

近日，偶然间翻阅到了一则二十多年前的旧闻，让我感慨万千。那则旧闻提及了我初中时的一位同班同学，因贪污被捕并遭判刑处罚的消息。

他生长在一个很有地位，生活富足的家庭。他本人才华横溢，学习成绩优异，琴棋书画素质皆好。大学毕业于国内顶尖学府清华大学，主修电子工程系电机制造专业。工作后，从基层岗位起步，一路晋升至东北某省级市市长之位。然而，随着权力的增长，他的物欲开始膨胀，道德底线逐渐模糊，最终陷入了贪污受贿的深渊，且不可自拔。他贪污受贿之规模惊人，最终遭到双规、双开，并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最终因癌症死

于监狱中，年仅五十九岁。

对于他的堕落，我感到震惊不已。曾经令人敬佩的他，意气风发、颇有抱负，竟走到了如此境地！我对他无情地辜负了学校、老师、父母的教育和期望感到愤怒；作为一名高级公务员，他本应成为同僚以及社会的楷模，而不该把自己钉在贪腐的耻辱柱上；对于这位昔日的同窗学友，我感到深深地失望。然而，回想起他在班级里对同学们的友情以及一些真挚善意的举动，以及他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一些惠民之举，我又不禁感到惋惜；惋惜的不仅仅是他个人，还有他的家庭。他的前后两任妻子及女儿，她们不仅对他的贪腐行为做过任何阻碍或制止，反而在他的默许与带动下，都加入了贪腐的行

列，这实质上也是在为压倒他增砖添瓦；再感到惋惜的是他生命的短暂，才五十九岁，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的年龄阶段划分来看，都属于中年阶段。

通过他这个反面教材，我们应该得出这样的反思：一个人的成败常常取决于道德的选择。在面对诱惑和选择时，必须时刻坚守道德底线，以免步入不归之路。其实，无论是在仕途上还是在经商上，一帆风顺总是与隐患并存，因此，始终需要谨慎小心，如履薄冰，警钟常鸣；同时，还应该敬畏法律的权威，无论职位多么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违法行为都将受到应有的惩罚，切勿心存侥幸。俗话说：“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